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

第四回 驀相逢意外緣中 到此地人間天上

有兩句筆頭鋒，口頭禪，叫做「前三藩，後三藩。」其實，後三藩的吳、耿、侯明條清，究竟算那一代的藩封，連他自己都不明白。前三藩是福王、唐王、桂王，正是勝國天漢，維城宗子，其間還有監國的魯王，雖未稱制建元，卻為東南人望所歸。魯王一生事實，在地理上關係最重的是舟山，地方孤臣遺老，多在其中。庚寅九月城陷，文武軍民死節者數千。因為先前曾經乞師日本，到此時有些不甘剃髮的，便想借海外三神山做避世的桃源。駕一隻海裡鯨，裝載了應用物件，乘亂逃出蛟門，把定舵，認準羅盤，布帆飽滿，以為指顧可到。不想風利不得泊，隨波逐浪，直望東南大洋衝下。

約摸到了南緯六十五度中間一座荒島邊，砰訇一聲，船底觸礁，海水汨汨而入。趕忙查看，幸虧不過方圓三寸的窟窿。急取現成木板，將洞釘塞，再用棉花，掩盡四圍水漬，方始塗抹桐油。修整已畢，想把船身退下。卻如蚍蜉撼樹，絲毫不能移動。便去測量水勢，原來不上兩尺，無怪不能浮送了。

船上諸人，至此有些著慌。迎面懸崖峭壁，中劈一溝，溝水洶湧外瀉，聲如雷霆；望裡邊，若明若暗，似深似淺，不敢輕入。因用小划周圍去看無岸灘，可以隨人登陸。誰知圍抱七八十里，竟無處可插一趾。諸人回到大船，相對歛眉，無計奈何，便在桅頂掛了一面遭風旗，或有他舟經過，好來救援。那知連守五日，竟無隻影。莫非坐困舟中待死不成？便商議進溝探看形勢，除留女人守船外，四人分坐兩隻划子，用竹篙點底，撐到溝口。水往外流，船從下上，費了無數力氣，好容易進了口門。五步一折，十步一曲，山勢高聳，陽光不到，又是千灣百轉。黑魘魘地認面不真。前後舟以聲應和。並且溝勢越窄，竹篙使不成，只好放下，用雙手扶壁，雙足一踮一挺，逐步挪上。如此一步一步，走了十餘里。忽然有絲亮光，透入眼輪，正如瞽者復明。這一喜，直到三十六重天上。喜定凝視，才知前面開個石關，高廣三尺，恰容小划出入。關外便是這條既低且窄，既黑且曲的小溝。關內中間是溪水淪漪，兩岸是平原曠野。

四人伏身船舷，依舊手扶足挺，慢慢挪到關口。豈知水勢分外湍悍，把船打下，不是拼命撐持，險些全船粉碎。情知這划子是再不能逆流而上了。四人便跨在水中，用帶扣住兩舷的鐵圈，水與船爭，人與水爭，居然拉倒關口，伏身便入。

太陽當頂，知是午時。再入舟中，撐到岸邊，在棵大樹根上係定了帶，才上岸來。只覺一陣寒慄，帽中領口，袖邊衣角，滴瀝滴瀝的有水淋下。看划子中，也積有三寸多水。恍然大悟，知溝中兩壁，必有鐘乳。幸虧裡面氣候，比外邊和暖十倍，卸衣帽，就地拾些細石，壓定四角，迎日曬。赤身跣足，望前進行。暗香浮動，疏影橫斜。隔河對排整千株十人合抱的大梅樹，白萼舒苞，綠英露蒂，就是元墓山也沒這樣多而且盛。

行盡梅林，天生一條青石樑橫在河中。渡過對岸，便有瑩青露翠的小山，迎人而立。山頂一排矮鬆，斜坦到地。順著鬆林盤上山頂，舉目四望，才見積方四五十萬畝的平野，野外四週，大山環抱，從外進來，除那條小溝，竟無可通之路。

四人這一喜，覺得就是瓊樓玉宇，長生久視的仙鄉，也兌換不過。便匆匆下山，渡過石樑，到岸邊收了衣帽，再上划子。

卻躊躇道：逆流固是費力，灣多水溜的地方，順水尤其危險。

好在溝不甚深，出關門。不知還在水中挽舟而下，到溝口再上舟出海罷。

四人定了主意，又一步一步走了十七八里，才得回船。

說給女人們聽，也都歡喜。此時過晡，從明日起，先支茅篷，把各樣物件，用划子分起運了十天，方始運完。又忙了十天，建築造屋，事事停妥，在石關內傳子傳孫，別開世界。

只看花開花落，便分春秋，人死人生，才知悲喜。二百六七十年，世人不知有這一塊乾淨土，島中人亦不知外邊還有許多惡濁大地。那年那月那日，就是乙巳、丙午、丁未、戊申。

有兩人不知何事出了山溝，正吸收海中新空氣，瞥見流過一屍，渾身裝束，彷彿是個華人，疾把篙子鉤住衣服，拉近船邊，看還是個女人。用手去候鼻管氣息不曾盡絕，看面上許多傷痕，都還不在致命部位。急扶上船，到溝內，先替控了一回水，然後平放艙中，飛划進內，報知島長，便送在他屋內。島長知是女人，並且還有傷痕，請其婦解衣細視，胸口腰際，手灣足部，都有紫印。原來島中有種草專治各種外傷，不怕在何部位，只有一絲氣在，便能追魂返魄。這女人過了一時，悠悠醒轉，睜眼望時，滿屋中女的是高髻雲鬟，男的是寬衣方幘，不知此為何地，自己又如何來到，仔細一想，想是地府陰司，不覺失聲大慟。

身旁一個女人，忙俯身勸道：「外傷初癒，元神未復，萬萬不可悲傷，並且不可說話。」用巾替揩淚痕，又拿一鍾紅沉沉紫油油的湯灌在口中，說再靜睡一時，便可復舊了。這女人知無歹意，安然便睡。一覺醒來，渾身全無痛楚，自覺已有精神，起身致謝，動問姓名地址。

那女人道：「此名螺島，拙夫朱懷祖，便是島長。奴家張氏。今天申家兩個兄弟有事離口，無意中救了姊姊，不知姊姊何方人氏？因何落海？如何渾身又有傷痕？願聞其詳。」

這女人又復失聲大慟，半晌拭淚問道：「請問夫人，此地離古巴有若干路？」張氏愕然道：「古巴屬於何國，位於何度？奴自幼未聞其名。」懷祖在旁道：「中國自來不聞有此，想是新辟的地方了。」

這女人又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請問夫人，此地離廣東有若干路，通輪船不通？」張氏搖頭道：「此地在南緯線六十五度間，離廣東四十度，差得遠哩，並且將近南極圈。我們自上祖到今，不曾見有一船來過，更是聞所未聞了。」這女人一聽，捶胸跌足，大哭不止。張氏道：「姊姊來蹤尚未請教，且免悲啼，請剖明源委，或者事有可商。」這女人且哭且訴道：「奴家陳氏，隨夫朱阿金，從廣東應招到古巴做工，船中被虐，昏暈倒地，不知怎樣來到此地？如今我夫與我相失，哀痛自不消說。到是他的生死存亡，都在別人掌中，此時不知如何情形，叫我怎能安心呢？」

張氏聽了，也代感傷。懷祖備細問了一遍，沉吟道：「姊姊是由船上人疑為已死，拋入海中。恰巧這島溝外，一年只有一日漲潮。姊姊適逢其會，順潮到此。古巴既在太平洋中，姊姊將來只消到太平洋探問，總有會面的日子。」張氏道：「此地與外邊不通往來，怎麼能去呢？」

懷祖笑道：「你不記得我們上祖帶來的船麼？此時正用得著了。」陳氏不解所謂，正想動問，懷祖似已微解其意，歎口氣道：「不瞞姊姊說，我上祖係魯王世子，國變時，同拙荆遠祖大學士張肯堂之子張茂茲，又有一位汝應元，一位申懋堂，擁王妃同定西侯張名振的夫人，在舟山逃出，初意欲至日本，不想遭風，吹到這座島外。這島前面兩山如屏，一水中界，小舟出入，尚且不能自由，大船更無容議。當日遠祖們不知用了若干心思，若干氣力，運來許多動植物的種子，留為子孫衣食，就是當時那只船，名叫『海裡鯨』，總說後來必有用處，在口外逐層逐節，拆卸運進。這裡只有朱、張、申、汝四姓，島長一年一輪，前後交接時，總得將遠祖遺言，叮囑一番道：「那只『海裡鯨』，一釘一板，不許輕棄，年年還要油漆一次。所到至今仍在，只消運到口外那塊礁石上，裝配起來，不又可以乘風破浪，送姊姊再進太平洋，做萬里尋夫的孟姜女麼？」

陳氏破涕為笑，一拜一謝。懷祖忙攔住道：「我本疑心地球之上，如只以前所聞幾個國名，本島這塊地又從何而來？早有漫遊世界的心腸，姊姊墮海，不流到別處去，恰恰會遇一年難逢的一日，申家兄弟又適在口外，才引姊姊到我家裡，是天命我送姊姊到太平洋的，姊姊何勞謝得？」

陳氏道：「奴家盼望丈夫，度一時如一日，度一日如一年，但願早些動身，成全則個。」張氏道：「再隔五月，拙夫任滿，方可遠行，此時是不能半途告退的。但有一層，奴嘗聞之祖父，中國方言，各省不同，有時尚須以目聽，以意會的。即姊姊說話，決

不是廣東鄉談，若然廣東鄉談，同我們北音有天淵之別，怎麼對談會語呢？」陳氏點點頭。

張氏道：「如今，又是古巴哩，又是美洲哩，都在中國萬里以外，言語決不一致，此去如何問路，如何同人交談，倒要預先斟酌。」懷祖道：「古巴既在中國東面，這島偏南，此去只須偏北，總可尋見。倒是言語一層，姊姊在船多時，能道其略否？」陳氏道：「先在家鄉，略略能說幾英國話，上船後似乎又長進些。聽說美洲英語，比法語通行，想尚無妨。」懷祖喜道：「如此，姊姊自然也是讀種子了。」陳氏道：「不曾。」

張氏道：「我們上祖傳下來定章，不論男女，到六歲都要上學，又為各姓不能家家延師，每二十家便設一學堂，以此四姓到今，雖只五千人，倒開了四十所學堂，可算無不讀書的人了。姊姊這幾月無事，不如上半日上學讀書，下半日輪赴名堂教授英語，姊姊肯俯就麼？」

陳氏道：「夫人之命，怎敢不遵，但奴家通話不通文，下午教授這一層，怕是勞而無功。」懷祖道：「我們堂內除上祖帶來書籍外，新著述只得幾種醫學，不能把近世萬事萬物的現象，增長兒童智識，我每引以為憾。如今請姊姊先傳授些英語，做遠遊的準備，文法一層，且俟將來再說。」陳氏方始應承。

懷祖便在議堂請四姓諸人開特別會，把自己任滿要到太平洋遊歷，並請陳氏教習英語兩件事，備細報告，請諸人議決。

諸人中雖有人以本島地小人寡，正為與大地斷絕交通，才能據守這許多年，不願懷祖出遊，給人知有本島的名色，究竟大多數都不願拘守故常，贊成懷祖的議。便又公舉幾個地理家，做了同伴。先把「海裡鯁」運到礁上，下墊圓木，逐層逐節裝配好，把圓木抽出，船便溜下，才在近海，預先演習。

到四月，諸事妥貼，又開特別會提議經費。此時陳氏因銳意用功，每晚又得張氏指點，淺近文理，居然可通，便也占了一席。獻議道：「本島貨幣，恐外間不能通用，好得曠中產金日富，不如多帶些熔成的金餅，倒到處可以兌換。」諸人均以為然，便議除雜物外，共支出大小金餅四百斤，作男十六人、女五人的遊歷費，又兩千斤作往來販貨費。

轉瞬間已到五月，便從本島出發。一路上但見風色不順，有港便收，無港便先拋錨下碇，居然不曾有失。收港時，逢人便說是中國廣東帆船，到古巴販貨，半路遭風，迷了方向，求人指引。居然曲曲折折，行了三個月，找到那邊。不想為無護照，不容登岸。

陳氏徬徨萬分，懷祖也歎氣。同行的申紹祖道：「我想我們出行的宗旨，本為求學，不如便出大西洋，以私費生名議，到英倫去住的一二年，再設法到古巴來，卻不是好。」懷祖固是喜歡，陳氏無可奈何，也只索贊成。

一行人便望英倫進發。果然並無阻礙，女五人、男八人都得進了學堂。又有八人，依舊駕船，索性先開到中國，賄通官吏，居然得了照旗，便浩浩蕩蕩，四遠販運。二年後，又開到倫敦，正放年假。陳氏因本校教員之助，得中國公使古巴領事的私信，又輾轉得了公文，便坐本船到古巴。領事報明關員，才得上岸。

連尋三個月，幾乎踏遍了古巴全島，竟無消息。本校假期將滿，不得已回到倫敦，與懷祖商量。懷祖躊躇道：「為時已久，或者回了廣東，只有到廣東去尋的一法。」陳氏道：「帆船之遲，不如輪船之速，我想坐輪船去。」懷祖道：「也好，姊姊遇見姊夫，回到倫敦來，將來仍然回島，不必在中國了。」